

恕軒文鈔三編

信夫繁著

下

柳田文庫

文庫11

A 1278

3



文庫11  
A 1278  
3

柳田泉文庫

恕軒文鈔三編卷下

東京 天倪信夫祭文則著

碑

柳北成島先生碑

柳北先生之卧病於墨水艸廬也。自知不起。預撰墓誌。余嘗讀之。簡而盡。然自叙之文。有謙而不錄。錄而不詳者焉。頃其朋友某某等胥謀。建碑墨水梅兒祠畔。以表其遺德。持狀來徵余文。余不敢辭。經緯其狀。曰先生初名温。字叔厲。號確堂。後有所避。改名弘。字

學海曰大文字從  
此發端



恕軒文鈔  
三編卷下  
一

保民成島氏。江戶人。以天保丁酉二月甲子生。因稱甲子太郎。家在柳原之北。因號柳北大將軍。有德公時。有成島道筑諱信遍者。以童坊善文學。世所謂鳴鳳卿也。實為先生六世祖。祖諱司直。考諱良讓。並為幕府與儒者。皆有盛名。先生幼而穎悟。好學能詩文。年甫十八。嗣家蔭。補温恭公及昭德公侍講。除與儒者。進布衣班。會有實記後鑑訂正之事。命先生總裁之。賜黃金及時衣。增俸。選入內班。先生有器識。能知時務。夙見西洋學術。有益於世。主張其說。言議動忤權官。一日。慨慕政陵夷。而諸吏因循。作戲詩嘲之。以

中洲曰此柳北長處又其短處讀至此使人慨柳北為

人非撰寫八神安能如此。乾菴曰據實記之。則叙從五位下任大隅守九字當在增俸二十石下。而班列參政下補賜年俸四千金六字。學海曰此事極難直叙。翰旋得妙。中洲曰及應上文童坊妙。

是獲罪免職。因家居不出。延洋學士專攻英學。弟子不喜。先生笑不顧。每課罷。聘妓助酒。不以家事經意。望人交譴。意晏如也。慶應乙丑。幕府釐革兵制。擢先生為騎兵頭。遷騎兵奉行。掌騎兵操練。更增俸至二千石。先生雖成長於文墨。蠹卷間。亦好談兵。用力陸軍。建白要路。議論慨切。深中時弊。而終不行。謝病而去。當大將軍解職。上國兵起。幕軍敗而歸。起先生。除外國奉行。尋晉會計副總裁。叙從五位下。任大隅守。班列參政。蓋成島氏先世所未曾有也。方大將軍屏居待罪。東叡山。眾心沮喪。不知所出。先生奮曰。事既

學海曰叙言處妙  
小舟曰事君情義  
兼至

中洲曰八萬筵下  
士僅有此數人是  
幕府之所以忽諸  
噫

至此公盡單身入京親謝罪闕下臣等徒跣從之是  
伊達政宗揭磔柱謁豐公之故智也弗聽已而官軍  
至品川驛幕臣出迎為大將軍請罪不允於是眾大  
懼或曰主公宜引決為社稷計先生奮然前膝曰弘  
為德川累世臣殺君而謝罪公等縱忍之吾則不能  
也榎本武陽原退藏等然之眾羞澁而退先生既見  
事不可為乃乞骸骨超然歸農實明治元年也官命  
出仕左院不就設學舍於淺州本願寺以教子弟已  
而世局一變國家多故先生乃航海觀風于歐米諸  
州明年東歸喜墨水花月幽靜卜居于秋葉祠側優

飽卷曰柳北萬斛  
才思露出不可掩  
者盡在朝野新聞  
雜錄中此篇收拾  
不漏可見柳北掀  
髯一笑于地下

敬字曰妙

學海曰承上起下  
何等敏捷

游自適觴詠是娛朝野新聞社聞其才學延以為社  
長先生欣然應之曰可以吐吾熱腸矣乃著雜錄數  
百篇筆頭有神墨端有鬼讀者忽而笑忽而泣忽而  
怒忽而悲結想千態奇思百出而規世諷俗未嘗不  
在其中於是朝野新聞之名嘖嘖噪于天下而名之  
所存誇之所歸遂以是獲罪下獄數月赦歸十年有  
西南之役先生故態頓發放浪京攝間身探戰事叱  
咤痛憤若不勝伎痒亂平復肆意於山水涉奇境浴  
靈泉著紀行十數種十七年十一月三十日病沒於  
家享年四十有八識與不識莫不惋惜越三日葬于

學海曰寫出柳翁呼之欲出  
小舟曰應前

敬宇曰絕妙一幅  
寫照

中洲曰嗟呼以下  
數句發揮柳北心  
事無遺憾柳北可  
以瞑矣

本所小梅村先塋之次。謚曰文靖。會葬者三千人。先生頽而癯。面長三尺。與人不設城府。以故交道甚廣。其飲酒無聲妓。不樂先生學。宗程朱。間有獨得之見。文似袁。隨園詩有陸劍南。趙歐北之風。又妙於古錢。賞鑑論其輪郭肉好。甄別明析。不差銖銖。初遊歐米。齋古錢數千枚。來人或索之。乃鬻獲大利。而擲之柳橋妓巷。一夕而盡。其胸懷洒落。如光風霽月。蓋天性也。嗟呼先生。非幕府上士乎。其事業文章。又能如此。其於進取。何求而不得。而一脫軒冕。終身不仕。以一枝筆。傾動海內。其所樹立。何如也。今夫高爵厚俸。威

小舟曰總收悉得  
柳北心事非知己  
奚能及此

學海曰叙言處前  
後點綴成趣是光  
於文者

中洲曰不為人所  
欺私於己八字常  
入不能言可以想  
見柳北磊落

又曰著書亦足見  
其人之才

炎薰灼。意氣揚揚者何限。而自顧獨無愧於心耶。余辱先生之知久矣。文酒來往。率無虛月。一日酒間。謂余曰。余無他長。但不與人爭。不為人所欺。雖私於己。而無害於世。此可與子道已。嗚呼先生之言。猶在耳。而今則幽明懸隔。使人徒景仰其風采。悲夫。初娶永井氏。先卒。繼娶田村氏。側室渡邊氏。凡男女十有七人。叔復嗣。餘或夭。或適人。所著有明治新撰泉譜。古錢鑑識訓蒙。柳北詩鈔。溫泉紀行。航西日乘。航薇日誌。戲著則有柳橋新誌。新柳情譜。京貓一斑。中村敬宇評。得此傳神之筆。先生可以不朽。

三島中洲評以一世才筆叙一世才人柳北才學才情躍如紙上非斯筆斯人不傳非斯人斯筆不暢

小永井小舟評議論行事拉襍寫出而自有條理非才筆不能柳北之碑知非卿不可也

依田學海評一篇長文妙寫出柳北其人毫無遁形無阿諛語無毀謗語一直寫來自具法度

又曰非恕軒先生之文不能寫出柳北非柳北之人不能入先生之文今天下文士夥矣碑誌多矣高文典冊汗牛充棟要是滿幅腐氣滿面諛言僕

唾而棄之其不然者只是柳北翁墓碑耳

栗本鮑菴評予家與柳北祖先同其始子孫同其終殆似有奇緣者况同辱先世未曾有之榮末路同從于新聞事業乎但一則名聲藉甚沒後得如斯名文傳之不朽一則樸樸爾卒歲終歸于寥滅有智無智相距不啻三十里也

余作此篇既已脫稿將刻之石大槻修二一讀唾罵曰是不成文輒縱橫改竄殆無完膚余欲辨論之適一二老友竊謂余曰小兒強解事者何足置齒牙間恕軒之所以爲恕在于此矣余

服其言而止。今刻恕軒文鈔三編。因原稿不增損一字。以俟後之子雲。讀者勿訝與墨水所建碑文其同異也。

凡論文當先視命意如何。若字句抑末矣。夫貴道德而賤才能。古今通習。柳北夙有見于此。恒以磨才競能為己之任。嘗酒間謂余曰。僕寧入俠客傳。不願入儒林傳。他日子為我撰墓碑。請以是命意。此余立言主意所在。而彼強入道德者流何哉。起這翁於九原。必點頭余文也。

柳北仙史石像贊并序

代大內青巖碑在長命寺

學海曰吾兄作柳北碑文凡一千四百言詳而盡矣此持不過二百餘言簡潔無一剩語能長能短極文家之能事

仙史名弘字保民。成島氏。別號柳北。好學善詩文。仕幕府。歷侍講實記編纂長。騎兵頭。外國奉行。會計副總裁。叙從五位下。任大隅守。列參政。幕府還政王室。仙史辭職歸田。七年創立朝野新聞社。眾推為社長。文辭敏贍。議論超逸。為海內所推稱。安田善二郎等之設共濟五百名社。仙史與有力焉。明治十七年十一月三十日病歿。享年四十有八。頃社負鐫其像於石。以謀不朽。余因作之贊曰。

吁嗟是柳北仙史之像耶。仙史才名轟天下。五百惠

人捐千金。歸贈賻恤孤寡。孤寡獲安。死者瞑。君能援之共濟社。照肖鐫石。不可磨。長與墨江傳。滿瀝秋葉之月白。髭花魂兮魂兮。何不來賞自家風雅。

小山春山評。昌黎韓子作柳子厚墓誌銘。慷慨激昂。極力叙其平生。無復遺憾。後又作柳州羅池廟碑。別以神異之說。為奇偉幽雋之文具。見文章之變化。今吾文則於柳北碑文。一長一短。奇正開闔。不減古作者。則謂之文豪。豈其不可哉。

泉田二君功德之碑

治溝洫。闢田疇。民政之要務。而水為最焉。苟不獲水。則田疇何為闢。溝洫何為治。民政將何由乎。乎。此泉田二君之所以致力於水也。泉君諱吉次。稱治太夫。小泉氏世仕。今川義元。義元敗于桶峽。去事德川氏。文祿中移籍武州橘樹郡砂子里。此地數里間水脉不通。溝洫梗塞。每歲旱田無勺水。野無青艸。居民失產。戶口從減。慶長中幕府使君治之。君親巡近鄉。相地勢。察水脉。遂獲源于府中深潭。則躬自督工役。隨山刊木。浚溝深洫。順水性之所趨。敷分而疏導。注

學海曰先綱領後分叙二人

知軒文鈔 三編卷之一 七 古文欣賞書樓



學海曰井井有條  
理譬之古治水者  
條析區分往其所  
可往耳

敬字曰似史記合  
傳體

中洲曰接續似史  
記合傳

又曰此間叙法極  
精極鍊

諸荏原橋樹二郡。然後築長堤于多摩川兩岸。以防  
洪水之害。於是世田谷六鄉川崎稻毛。皆獲其水。稻  
田數十里。無旱涸之患。得竭力于南畝。以免饑荒。其  
有功於斯民。可謂厚矣。後百有餘年。而有田中休愚  
右衛門君者。君諱喜古。本姓鶴島氏。其祖甲斐人。以  
勇力事武田信玄。信玄亡後。隱居于武州平澤村。生  
君。君幼而穎悟。長嗣川崎驛田中某。因冒其姓。君能  
恢拓泉君之遺業。鋤荒土。拂翳艸。溝洫益治。田疇益  
闢。小川細渠。架徒杠。設石梁。更築堤防于酒匂川。以  
備汎濫之虞。導其源。疏其委。餘流入于海。於是近鄉

中洲曰合收二君  
歸着于功德二字  
猶東水朝宗于海

學海曰碑文簡古  
得體

鄰里。無處不有水也。稔穀熟行。家稱豐饒。民至今受  
其賜矣。君有經濟之學。涉古今。通人情。嘗著民官省  
要若干卷。其有德於一世。可謂大矣。與泉君俱宜牽  
連得大書。而未曾有紀其功德者。父老傷焉。頃有志  
之徒。欲立碑川崎驛。以表二君之偉績。來徵文。余余  
樂成二君之美。故不肯辭。乃為之銘。銘曰。

創業固難 守成不易 偉哉二君 異世同志  
有冽下泉 黎庶之利 有俊斯才 經濟之器  
維斯碑文 傳此能吏

中村敬字評。字字沈着。而有出色。是為佳篇。

依田學海評金石之文。不貴奇創俊逸。貴典雅壯重。先生之著。平生多奇異瑰麗。今反不然。實服得其體也。

三島中洲評先師拙堂翁嘗曰。余多作碑銘。苦銘大儒。而喜銘小吏。何者。小吏或築堤坊。或闢田野。或救窮民。頗有可紀者。大儒叙教授之勞外。不過羅列著述目錄。何處著精采。何處用筆力。僕近亦頗受碑文之囑。每歎曰。先師不吾欺。今此篇有精采。有筆力。雖由吾兄能文。而非有二君之功德。惡能至此。吾兄以為如何。

五良淵脩堤之碑

壅江曰。冒頭數語見筆力。中洲曰。先提水之利害。以下一正一反。詳說利害。文理秩然。

學海曰。浩浩蕩蕩如百川奔赴于海。何等快也。壅江曰。文亦混混有一瀉千里之勢。

天下之利莫大於水。而其害亦莫大於水。今夫開溝渠。便漕運。舟楫可以通矣。灌荒田。溉新畝。菽粟可以食矣。然而水能浮舟。又能覆舟。千尋之堤。壞於蟻穴。百丈之岬。崩於巖徑。可不懼而戒乎。五良淵在越中礪波郡庄川畔。三十五村之民。引以資灌溉。儼然一大緊要堤防也。而庄川發源於賀之白山。東流經飛彈。與白川諸水合。繞梅檀野。辨天島。混混湯湯。一瀉千里。入五良淵。及其漲也。洪濤鼓怒。勢如激箭。延寶中。洪水滔天。堤輒潰決。田園流亡。居民遷移。而來每

思軒文少 三編卷之下 九 奇文水賞書樣

學海曰大憤發大氣力  
中洲曰數句寫築修之功極簡極明

淫霖堤善崩隨修隨決歲概費二千餘金而績用弗成千坂縣令高雅君深憂之謂苟補不若大修仍舊貫不若新築與郡長石川兵藏等謀親相其地形別鑿一條溝渠設為規關以便灌溉使水勢有所分埋碩礎以防觸嚙列壘石以捍怒濤功竣長堤十里堅牢如城父老大悅曰使吾民得免魚腹以事於南畝公之賜也蓋鑄諸貞珉以傳千歲來徵余文顧前三十年余北遊經礪波濟所謂庄川時霖雨數日怒濤浩渺水輒大溢民荷土豚以塞其堤為之躊躇而悽愴今據所寄圖追懷往時五良淵景宛在目睫也是

甕江曰追記舊遊與園中景狀照應何等妙筆  
中洲曰叙往遊實見文生精米  
學海曰與魏叔子

彭躬庵文集序相似  
中洲曰此君之斷云一句真箇好斷  
案筆力千鈞  
學海曰遙應首段收筆

又曰銘辭奇古僕最喜此等文  
甕江曰措詞古樸湖六朝

役凡用工若干人用財六千餘金賦其九分於郡中一分於民此君之斷云夫識水之利害而治焉智者之事也相歲之豐凶而助焉牧民之責也君皆善之余烏得不贊美乎因作歌詩以誦其功德詞曰  
茲淵之常在兮何使我至於此極俯馮夷之幽宮兮慨靈妃之涼德遭文明之聖代兮免昏墊之驕曠樂黍稷之穰穰兮介眉壽于春醇於戲君考績之明兮千秋將有感乎貞珉

川田甕江評布置井井叙事有法篇中多用古語溶解混化絕不見痕迹所以尤難及也

三島中洲評以議論行記事記得詳明除害興利之功宛然在目千坂氏足以不朽矣  
 依田學海評尊文恭讀數四浩浩蕩蕩雷轟電擊使人目為之眩耳為之聾一唱三歎果哉吾兄之文至于此也嗚呼文則吾將執鞭焉

坂本藤吉製茶之碑

嗚呼。個儻敢為之士。竭終身之力。散一家之財。不顧人之毀譽。而後可以創一世之業。不朽於後世矣。苟能如此。雖篳桶補釜之微。猶不沒其功。况茶葉輸出海外。國家貧富關此。而若坂本藤吉所為。安可不傳焉哉。藤吉駿河國志太郡伊久美村人。天資個儻。臨事敢為。每歎地方製茶不良。欲除弊害。有所發明。久矣。一日抵江戶。適逢宇治茶師某。問以其方。大有所感。遂抵宇治。擲千金。傭男女數十人。試之。其家遠近聞之。笑以為愚。為狂。藤吉夷然不顧。勵精益勗。乃創

敬字曰篳桶補釜之微不沒其切宰相之言  
 學海曰引用妙是吾兄長處他人決學不得

敬字曰依然一笑  
四字妙甚可謂巧  
于點漆矣

一家之製。玉露金液等佳茗。陸續而成。嘗鬻諸江戶。侯伯爭買。坂本茶園之號。嘖嘖焉。初狂愚非毀之者。皆來謝罪。且乞教。藤吉欣然一笑。授其秘訣。由是駿州之茶。大著天下。豈所謂個儻敢為。竭力散財。創一世之業者耶。今則静岡茗葉。運輸海外。年率一千萬斤。價不下二百萬金。可謂盛矣。且其氣味芳甘。不讓宇治。此其所以適歐人口。而取譽於殊域也。藤吉亡後。官賜金若干。其孫文平。旌賞其功。實明治二十年九月也。静岡縣業茶者。景仰藤吉遺德。建碑其公園。以不朽之。价大書記官伊志田友方。請余文。余嘉其

惠及後人。不辭叙之。又系以詩曰

于以植椽 静岡之原 于以摘葉 南圃北園

于以製之 維甘維馨 于以輸之 維米維英

于以遺之 國家福履 誰其創之 有卓藤子

中村敬字評。銘摹米馨詩。而故露其痕迹。以見其手段。文章有此一格。古人往往用之。

依田學海評。極力鋪張。精采煥發。此等文字。蓋吾兄囊中物。探而取之耳。



學海曰文氣極濃是恕軒先生得意筆

又曰應上段

省徵八宗長老上人與新居日薩扶將久遠寺日健證明法旨以剔宿弊又上身延山整理宗規戒飭僧行蓋身延久遠寺為日宗宗寺堂宇宏麗朱甍畫棟雄壯奪眼當此時寺罹祝融天下所稱為靈山靈境者一時化為赤土僅留遺礎耳九年住久遠寺布教鞅掌拮据經營巡行海內無國不到信徒益多施者益多不出數年七堂伽藍全落朱靚莊嚴粉壁皚然比之舊貫有過無不及此雖由蓮師遺德之使然而非上人有學有才而歸依渴仰之多且盛安能如是乎官聞之除大教正上人天資沈靜寡欲恒甘清苦

敬字曰引枕山先生語妙學海曰又贊揚一普與中段相映文益濃厚筆益飛揚如見其掀髯揮筆也

獨坐一室左右圖書花晨月夕賦詩揮毫以為娛好與文人學士交每來都下必訪大沼枕山及余家枕山嘗謂余曰方今日宗之盛以有上人之故也夫處常也易應變也難當國家維新世局一變之際祝融逞威玄烟蓬勃之變臨事不懼處措得宜益足以見其胸襟矣頃者本所本佛寺日温欲及其存而立石於境內以勒德業其亦古人生祠之意歟余辱上人

之知久矣於是作之銘并叙其素行之略云中村敬字評文辭雍容不迫感感服服又曰據此則日鑑上人於蓮宗大有功矣非特以文墨見長

也。

依田學海評。叙事詳悉。有源有委。文情極濃。此是先生一家妙法。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先生一家妙法' and '依田學海評'）

雲鳳女史墓碣銘

楚江曰。先用贊語。猶史傳有序論情。文兼至。  
枕山曰。遺兒八字。韓文公口氣。  
學海曰。點一孺字。以為根基。  
敬字曰。有歐陽公風度。  
學海曰。此數句。乃應儒字。不唯才。以為尊也。

雲鳳女史沒矣。余聞其訃也。遣兒淳齋莫弔之曰。吁。嗟。釵裙而儒者絕矣。頃年采蘋紅蘭等凋喪殆盡。而才媛任彤管之責者誰耶。方今學政隆昌。女黌之設。無往而不在也。當是時。以女史之齒德之崇。隱然維持斯文。固足以遏輕佻浮薄之弊。振起幽貞嫺雅之風。而至於斯可歎矣哉。女史名儀。號雲鳳。篠田氏。伊豆人。父化齋業暨。母中村氏。女史幼穎悟。三歲習字。七歲讀稗史。一鄉異之。及化齋移家江戶。受經朝川善庵。學書中井董齋。二子亦奇之。又好作詩。周旋枕

知軒文金

三編卷之十

五

古文加賞書樓



雅江曰宛然表于才筆法

枕山曰女史善講經固非文姬文鳳之所企及也此篇以經為骨子用筆之妙可知

又曰因病辭職先為妾老矣地

學海曰老矣二字與前段艷彩射席相映成趣敬字曰妾老矣一句與上有姿色自然昭應妙

山湖山諸名流間。文才喚發。世推女儒。藤堂侯夫人聞之。延講經學書。女史有姿色。淡粧素服。艷彩射席。當其纖手拈筆。唇墨成態。不知者以為是聲樂師。非儒流也。化齋衰老。養陸奧工藤東平配之。以讓其產。越數年。東平病沒。自此守節寡居。文墨自娛。會王政復古。四方俊才。拔擢登庸。女史亦除開拓使女醫。授後因病辭職。居愛宕山麓。聚女兒教授。或有厚俸。招之者。固辭不就。人問其故。曰妾老矣。一日觀花東台。歸卧病。綿惛彌留。終以明治十六年癸未五月二十日。下世。距其生文化七年。庚午正月二十二日。享

雅江曰呼應首段妙

學海曰銘飄緲有仙氣敬字曰銘詞尤妙雅江曰銘詞長短句此亦肖衰子木

年七十有四。葬於東京築地本願寺子院常念寺之域內。生一女曰鏡。早亡。養一女曰愛。亦先亡。遺稿若干卷。藏于家。嗚呼婦人以儒成家者。雖支那境域之大。尚且寥寥可數。何況於我邦乎。如女史可謂不愧乎丈夫矣。友人朝倉椒山來謂余曰。子兒與僕二兒同受業女史。誼不可默。子盍為表章之。余雖無其言。固欲銘之。乃作之銘。銘曰  
凡骨而仙態。巾幗而鬚眉。於戲斯群媛之慕其德。而卿能崇姆儀也夫。愛宕之山。松杉鬱鬱。月淡風清。音容髣髴。

川田甕江評。叙女博士。筆帶脂粉氣不可。帶道學習氣亦不可。此篇不艷不固。情文兼至。洵為能手。中村敬字評。女史得此佳篇。死且不朽矣。

依田學海評。余知聞此女儒者久矣。不得一望光彩。何其不幸也。今讀吾兄文。眉黛如畫。何等神筆。大沼枕山評。余年十九。於萬八樓。陪詩佛翁七十賀筵。始識女史。屈指則近乎五十年。其交可謂舊矣。然於生前些無裨益。況於死後乎。有愧恕軒兄新知而厚誼也。

香雨飯山先生墓銘

中洲曰。叙當時實事。作後段伏案絕佳。

又曰。好夫婦亦後段伏案。

昔歲余之遊二毛也。取路谷田。貝驛驛中。商賈招牌。書體相類。如出一手。妍媚可觀。問之。則盤人飯山先生所書也。遂訪其廬。先生大喜。待以酒肉。其配亦解事。毫無厭色。私謂一雙好夫婦矣。後余下帷東京。絕消息者殆二十年。不知其存沒。今茲丙戌之秋。其子壽吉忽寄書及狀。曰。先人沒既十年矣。未有墓文之撰。頃門人相謀。將立碣表其德。請子叙而銘之。余乃憶舊事。泣而書之。曰。先生諱某。字良輔。號香雨。又兩山。本安藤氏。考諱正房。世仕土浦侯。妣高野氏。先生

學海曰應筆

中洲曰遙應起手  
妙

幼從藩監山田玄甫受句讀學醫術長入小栗村田  
崎丹悅門又執贄谷田貝驛飯山刑部益修其業業  
成以師命嗣其家時家道尚微先生具嘗辛苦妻亦  
紡績鍼黹以助之未幾家聲鬱興乞治者門外履恒  
盈乞書者亦多縑素山積先生欣然揮洒不圭之暇  
聚遠近子弟教授之未曾受其謝一鄉大服前後及  
門者五百餘人云明治十年四月二十二日病没享  
年五十有五葬於蟠龍山芳全寺域內配石塚氏無  
子養野州下都賀郡田中茂兵衛男壽吉為嗣先生  
為人溫厚喜怒不見色嗜酒愛客晚年大富家儲千

學海曰補湊妙

金夫醫方伎以濟斯民教文字以啓童蒙仁者之事  
也余既悲先生之有德而無壽又嘉其能訓于寡妻  
乃作之銘銘曰

陰陽和而雨澤降 夫婦和而家道成

况其業勤而術精 朝拮据而夕經營

於戲先生之德望 後人誰不感墓銘

三島中洲評生前愛客之効死後博此好文字先  
生之鑑識亦可敬矣

小山春山評能悉香雨生涯且終始以妻賢陪襯  
太有姿態銘詞尤雋麗香雨得此佳文應謝知己

又曰銘辭極佳

乎九原矣。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森晚翠翁墓銘

翁諱嘉會。字某。號晚翠。通稱鈞之進。森氏磐城白河人。考諱吉外。妣鈴木氏。世仕阿部侯。侯移封棚倉。亦從之。翁幼而好學。善事父母。既受庭訓。更遊藩黌。年甫弱冠。擢為句讀師。安政中奉侯命。入江戶若山某門講究經史。尤通詩書。又就窪田某學兵法。二子皆幕府之撰也。後受西洋兵法。信田與助業成東歸。傳之藩士。侯大嘉賞。擢為軍師。委托武事。戊辰之役。參與帷幄。謀略甚多。明治二年除監察。進權大屬。五年補秋田縣出仕。尋以病辭職。應福島縣飯坂村堀切

氏之聘。督其家塾。翁從是絕意仕途。以師道自任。專事教授。生徒日多。人材輩出。後辭歸。棚倉十六年。大警視樺山總監。巡視東北諸州。取途于棚倉。過翁閭里。翁爲講毛詩蓼莪篇。總監驚且歎曰。寒鄉僻邑。尚有斯人焉。文部省賞多年教育之勞。付予康熙字典一部。硯匣一個。以旌表之。十八年一月二十九日。病沒於家。享年五十有四。葬于鄉之積雲寺後域。會葬者五百餘人。縣廳亦賻金四十二圓及文具。嗚呼。翁之學之德之博而篤如是。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將在此人歟。配林氏。舉四男五女。長嘉種。繼家。

二女適人。餘尚幼。翁爲人沈靜寡言。藹然有君子之風。日夕循循以育才。養其爲娛。世之儒者率暗韜鈴。翁則兼通兵學。是故其所施行。多多益辨。使人知自檢束。初侯之使翁學于江戶也。方將大有爲。而世局一變。侯辭老職。翁亦不能展其才。奄然蓋棺。惜夫。頃其門人胥謀。請余銘以表其墓。余嘉其能行師道。乃作之銘。銘曰。

生蒙恩恤 死有餘榮 翁兮翁兮 何德之馨

名著一世 文表華城 翁何待表 慰斯群英

依田學海評。世之儒者云云。與前段拍合。非此爲

無法。斡旋得無痕迹。又曰。凡墓誌無可記之實者。着筆甚難。此篇不過尋常儒生行徑。不知何處說起。吾兄淡淡叙去。把學文講武處。拍合補湊。成此好文字。真個老手。非僕輩疎鹵所及。

小山春山評。簡淨而能悉其人。深得誌傳之法。銘辭亦古樸。絕不似今人筆。敬服敬服。

吉田知義翁墓銘

翁諱知義。通稱吉次郎。後改儀兵衛。晚號棉蟲。本野野垣氏。尾張國葉栗郡黑田村人。考稱祐藏。妣鷺津氏。翁幼傭名護屋武山氏。後來江戶。傭與田氏。并以鬻棉布為業。適有大橋淡雅者。聞翁精勤。价諸野州。宇都宮。吉田丹兵衛。丹兵衛妻以長女。因襲其姓。未幾。丹兵衛死。翁弼其兒好助。以事菊池孝光。菊池者。吉田氏本宗也。後翁復來江戶。開肆于下谷車坂。于小舟街。于大傳馬街。尋移小舟店于大傳馬街。相鄰為商。皆置主管。一曰丹次兵衛。一曰丹次郎。翁周旋

三鋪間督彼勵此。勤儉自率。家道鬱興。既而大政一新。官設府會議員。翁首應選。或捐金小學。或予錢窮民。屢見賞獎。明治十六年往其鄉里。展考妣墓。約寺僧。自今每歲施十金。為祖先以下香花之資。乃建碑表之。招父老張盛宴。話今昔。曰吾事畢矣。十九年三月十日病沒。距生文化丁丑八月十五日。享年七十。葬谷中天龍院。配吉田氏。生五女。一死。餘適人。孫祐次郎更稱丹左衛門。承後。囑余墓銘。乃為之銘。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若愚。惟翁不愧斯言。嗚呼而今則無。

中洲曰此是吉田翁小堂沛

川田甕江評。此種題目頗難着筆。今閑閑叙去。使讀者見其可喜。不見可厭。非老手孰能辨之。三島中洲評。棉翁性行事業。躍如紙上。可謂史筆矣。





又曰旁及文墨綽有餘裕

者。遂運神謀鬼策於談笑遊戲間。合四十餘士之心。以為一心。一舉斃老姦如鬼如域者。束身歸法。其精忠深智。凜々乎震耀古今。何其盛哉。且其心事犖犖。旁嗜文墨。善書善畫。先事數刻。與人書牘。縷縷悃悃。毫不見急迫之辭。嗚呼。賢者所為。雖匪夷所思。胸中亦有何間。日月如斯。所謂談笑死生間者。非耶。然而世或喋々欲議君之所為。此小人好議論。不樂為人之美者。何足辨其亥豕乎。抑祭之於君。非有同鄉共事之誼。又非有親戚故舊之類。持自小少讀書抱志。每聞忠孝節義事。未嘗不感奮而流淚矣。最欽仰君

春山曰。說入良雄氏之志業淵源乎。吾聖道立論之偉。恐少其匹。

精忠深智。苟關係君事績者。無不講究其意。君平素好魯論。嘗入仁齋先生門。屢聽其講義。則其精忠深智。亦安知非由二十篇道義之淵源乎。嗚呼。今夕何夕。非君違素懷之日乎。於是遠來掃展其塚室。為講論語與義人錄。蓋祭君之靈。舍此將何陳。聊叙微衷。以代藻蘋。嗚呼。哀哉。尚饗。

小山春山評。良雄氏之忠節。誰不欽慕之。然吾兄之欽慕最至矣。故集中涉其事者不鮮。蓋有心神契合者耶。



學海曰以下述已  
事慰藉父母一段  
哀慕之情如見

春山曰歸功於父  
母處情文排似

器度隘窄。無人不厭惡。進寸退尺。命與仇逆。屢係災厄。自非先考在天之靈。回護諸冥冥。烏能得全性命。以安枕席乎。嗚呼。尺寸之膚。無非父母之遺骸。故辱此身。則辱父母之身也。顯此身。則顯父母之身也。初祭無環堵之室。一口之祿。窮困徹骨。進退維谷。然未嘗喫嗟來之食。墻間之肉。日夜講究經史。作為文章。以食我力。餘力所及。著書數軸。寸心千古。可以不蝕。既而謬蒙明廷拔擢。承乏大學講師。身列秦叙末班。父母海嶽之恩。雖未足報其萬分一。庶幾不愧為先考之兒。蓋父母幹也。子孫枝也。烏知祭之有今日。非

讀歐公隴岡阡表

先考之培養扶植。以充子孫之資。此祭所以日夜仰慕先考。不能自支也。爰敬脩先考五十年忌辰祭儀。噫。其意無限。而事不稱禮。情有餘。而筆不盡辭。嗚呼。哀哉。尚饗。

依田學海評。不言隱痛哀惻之情。只是叙舊迹。述往事。十分真實話頭。是兒子對親光景。

小山春山評。文則幼而喪父。零丁孤苦。有人實不堪者。而終始堅忍。不變其志。竟成其業。世莫不知有恕軒先生者。若文則真可謂勿忝所生矣。

恕軒文鈔三編卷下終

恕軒文鈔三編補遺

東京 天倪信夫祭文則著

詩

杉田村觀梅 并引

文章之難在不襲前人。然境同而事一。則雖  
寸筆縱橫之士。不能免其套襲之陋也。况於  
吾濟乎。余每讀一齋藤子杉田觀梅記。未嘗  
不羨見其勝。今春從方外友文靜堯惇二師。  
始遊其地。所見勝所聞。乃欲奮筆記之。而前  
既有藤子之記。後又有唐宅山菊三溪之筆。

不能出一機軸焉。因賦七言古體四十韻。亦  
惟聊以自娛耳。豈曰擬脫套工夫乎哉。

敬字曰起得雄快  
如文之冒頭

青村曰一起坦率  
有趣

學海曰起首有力  
不如此擔全篇不  
得

梅花三萬六千株。栽在東武杉田村。山蹊深處春色  
早。無限芳姿比。邦媛淡紅幽馥美而艷。目逆江南江  
北園。二月東風吹水郭。扁舟欲窮小桃源。天晴氣朗  
海波穩。只見白帆碧流奔。遠者伊豆近者房。房山如  
鵬。豆山鯤。別有佳人沐鬢髮。無乃總之加納樽。一抹  
白雲變天際。舟子笑指是芳園。暗香度水浮銀浦。瞥  
見酒帘飄竹樊。漁翁曝網媪為繕。一衣帶水別乾坤。  
漸入佳境。梅愈多。千朵萬朵應接煩。右稱蟠龍左照

又曰漸入佳境

敬字曰始入題

又曰正面

青村曰措瑩

枕山曰無花二句  
奇古

學海曰幽麗高澹  
與梅花相似

敬字曰側面

水野梅官梅林立繁。冷蕊寒葩綴珠玉。各自舞風亂  
續翻。環村皆梅環水花。花耶雪耶白渾渾。雲影映山  
籠初月。花光射水閃朝曦。滿眸模糊風亦白。數畝寒  
鄉玉為藩。舊幹顛仆蘂可抱。新芽長成枝屈蟠。無花  
不奇。瓣單重。無樹不古。膚蘚痕。怒觸巖石如狻猊。走  
入谷中似蟒蛇。雞犬寥寥春烟遠。水雲淡淡杳靄昏。  
和靖一聯膾人口。吳香半句付公論。苟非高潔如林  
逋。安得高名千古喧。林間斗入妙法寺。離僧揖我叙  
寒暄。庭苑梅花如舊識。嫣然一笑迎候門。老衲苦留  
供清饌。黃柑紫蟹滿磁盆。幸有二客為推挽。不妨終

學海曰梅節不足  
秘然言秘之反似  
有味

學海曰與起首相  
應如此起結即有

日傾幾樽。紅霞香雪攢一院。自覺御風到崑崙。城中  
熱開永冬蟄。今日始得對春溫。善惡居士風流叟。梅  
節何必祕兒孫。一齋先生文壇傑。遊記明暢鴻爪存。  
我亦傲顰賦長歌。耽耽不奮豈麓墳。蒲田小向避三  
舍。關左第一群玉屯。何物狡兒巧為說。取彼擬此何  
其冤。把筆傲然下品隲。不是私言是公言。願倩柳州  
入神手。直寫此景傳後昆。君不見三百葩經不賞花。  
徒感標有索媾婚。又不見離騷九歌九章賦。獨於梅  
花逸引援。何況龍門傳貨殖。開陳羸利梅則謾。嗟乎  
梅花由來無知己。要使豎子洗吾禪。寒燈一片瓶梅

文法是以文法作  
詩者非詩人詩也

影。鬢羅浮美人魂。

大沼枕山評。此首擬韓昌黎。而用力者。其韻亦同  
於韓之陸渾山火篇。可謂奇矣。又曰。韓非子雖非  
善人。亦知梅花矣。屈平之逸梅者。果何心也。

中村敬字評。一掃尋常蹊徑。別闢奇拔門路。却覺  
新奇。此等妙法。自何處得來。才子可畏如此哉。

南摩羽峰評。錦經繡緯。燦爛奪目。可與一齋三溪  
諸記並馳。大見筆力。

成島柳北評。文則之詩。長處不在輕妙。而在豪宕。  
蓋得力於文章者。

依田學海評百川不能詩何况如此大篇。矍然直視。既而咲曰。文則豈欲以此壓百川乎。百川平生傲岸之氣。莽然喪矣。可笑可憫。

右觀梅詩。既載恕軒詩鈔。門人管谷生携一本遊清國。大儒駱鈞一閱。激賞不已。曰中華所罕見。况於日本乎。生疑其謾然。試問鈔中何為白眉。曰杉田觀梅詩是也。生遂寄簡告之。余喜獲海外一知己。乃再揭此云。

墨水看花次巖崎秋溟韻

墨水櫻花好。泛舟山谷津。幽清宜月夜。爽快在晴晨。

敬字曰前聯何其大也。後聯何其細。

也。

半醉梅兒酒。一嘖柳妓春。忘機吟江上。都鳥與吾親。

其二

十里長堤都是花。只看紅雪映春霞。衣香人影天將午。半入茶亭半酒家。

又曰清新

其三

萬櫻樹下試吟行。一抹香雲媚午晴。驀地狂風掠花去。美人簪上落無聲。

又曰媚字用得妙

清兮歌贈清兮上人

上人清兮由嗜詩。恕軒清狂為嗜酒。嗜酒嗜詩兩不妨。李白弟兄樊川友。一斗傾盡玉山頽。每一詩成一

秋溟曰一氣滾下轉丸之手。

秋溟曰結得無遺憾

拍手秋月之夕春花晨。逍遙欲訪漆園叟。君不見滄浪清兮孺子歌。夫子品評充教科。又不見詩酒清狂放翁句。早被藝林占獨步。似狂非狂真豪傑。和而不流聖之清。嗚呼清兮清兮其號當。新詩清逸如清瑩。大沼枕山評。古人有言曰。詩為清物。故非清者不得究其巧也。清兮尊師為至清之人。其詩之究巧不亦宜乎。此篇亦清而究巧者。

題山水圖幅

枕山曰結為祝允明之佳句

水墨淋漓判淡濃。石橋架處丈人筇。此中不著些炎熱。千尺飛泉萬尺峰。

墨水看花 并引

枕山曰小引一部之櫻譜

四月十八日。同容月上人。觀櫻花于墨陀。夫櫻花宜于晴。固矣。宜于雨。宜于月。而尤宜于曉靄。此諸雨之淡粧。月之幽淒。晴之濃抹。其風致丰韻。有不可得而言者焉。乃冒曉看之。原十首。今錄三。

一痕殘月掛長松。十里春堤絕俗蹤。今我片言成品。騰朝櫻淡泊。午櫻濃。

漁艇浮沈曉氣晴。紅雲搖曳有餘明。晝行多客吟思攪。帶夢來看旭裡櫻。

又曰七字絕妙。又曰路過枕橋猶和夢者。



又曰都鳥意開故浴曉波

清江一碧曉烟收。滿岸櫻花旭日浮。醉客未來堤上靜。兩三都鳥浴中流。

又曰金井實境

又同容月上人遊小金井觀花。途上得十絕句。鈔三。  
花候遙知己十分。泛川飄片水成文。柏樓帘畔堆紅雪。金井橋頭便白雲。

又曰不宿金井則豈知此清趣

曉天踏月步長堤。花影模糊露氣淒。翠靄未收人未起。林間那處老鶯啼。

又曰近典用得亦清亦麗

輕暖無風柳弄絲。春光十里訪芳姿。若將文筆品真景。李笠才情金聖詞。

枕山曰此題多熟套陳陳相因如是首而始為新趣向也

過泉岳寺展義士墓

墓門梅棘老鴉鳴。想見當年鐵石情。一報君讐寧有恨。滿山猶吼翠濤聲。

簡清兮上人

霖雨如絲風趣微。簷前驚見筍過扉。欲炊麻飯迎高錫。却怕途泥污紫衣。

書懷

客來苔有蹤。鳥去水無影。幽棲避俗塵。猶介甘孤梗。蘿月照窓明。松風吹夢靜。

秋溟曰一二巧趣

又曰一二天然妙

昨雨漸添花。今晴覺日永。擇友訪梅莊。賦詩得鶯領。

又曰古勁

妙味在斯中。不知榮辱境。  
 尺鷃一枝背。大鵬六月翼。苟和以天倪。何必論通塞。  
 鄙哉小丈夫。巧言意得得。  
 柴門不曾拓。終日少客過。風暖蝶方舞。梅開鶯試歌。  
 誰知此中樂。間人真味多。

悼亡

獨彈暗淚。愴哀情。半夜何堪短夢驚。鸞鏡無光人匿影。  
 耳邊猶覺喚卿卿。  
 嬌魂溟漠遠歸泉。伉儷相親僅五年。酒盡喚卿卿不答。  
 一身憔悴背燈眠。

枕山曰三四深於茶山之情

又曰悼亡之詩雖古人未有此實而新者也

莫怪朝朝手酒卮。醉中只是展愁眉。弔人堪喜還堪畏。  
 語及生前又惹悲。

丙戌一日

東家西邸客徘徊。彼馱羊羹此海苔。擲事山人門無客。  
 一瓶春水插寒梅。

春初偶成

一枝吟筆養清貧。不問朱門富貴春。官海波高船出沒。  
 憐侬妄進誤鍼人。

初卯

剛卯天晴寒氣微。吉方尤好試春衣。管公祠畔人多。

又曰通首麗於柳灣翁

少繭玉輕輕擔得歸。

其二

有女同車昇代春。插符人是插情人。橋樓喧雜松亭俗。去向梅莊避軟塵。

訪容月上人不逢

翠竹紅梅繞佛寮。郵名堪記美人蕉。吟幃固鎖禪房靜。一抹爐香護寂寥。

哭成島柳北

一朝君去喚難回。詩酒風流失異才。縱有玉樓天上樂。爭如墨水舊春臺。

枕山曰非黃莘田則玉夢樓

敬字曰字字是淚句句傷神自有此絕妙

秋溟曰結以生前事尤不忍讀殊莫殊至

敬字曰宛然唐調劉禹錫再生

亡妻一周忌有感

倏忽逢周忌。攜兒掃墓碑。異胞羨同母。後妻罵前妻。老淚落書案。向誰訴幽悽。林禽聲瑟瑟。庭樹影淒淒。殘生如燒睫。往事堪噬臍。特憐齧齒女。偏待年及笄。婚嫁行當畢。從汝台麓西。却想花市夕。踏月步長隄。

哭諧歌師春湖翁

去年今日哭吾妻。一首諧歌淚慘悽。周忌適來君不見。悄然空望巨橋西。

清兮上人三周忌有感

吾聞元政僧中傑。善詩善書又善文。就中持律尤嚴

然軒效金

三編卷之四

詩文欣賞書樓

春山曰吾兄心腸已具錦繡故啞啞成珠玉如此

肅不知世上有羶葷。清兮上人今元政。胸羅玉筍筆  
錦映。三歸五戒皆修了。十如十界悉秦鏡。豈唯丈六  
全身龕兼作七堂大伽藍。淨名丈室人恒疾。世尊靈  
山法仍談。嗟吾有宿因緣在。方外受知殆十載。何況  
下問汚品評。潤筆頻頻惠金碗。一別三周不勝悲。掛  
來遺墨代秀眉。嗚呼。上人。文之德之不唯駕元政。氣  
象爽快。可以比蓮師。蓮師入定十三日。上人遷化亦  
爾時。

又曰結尤超乘

敬字曰輕輕寫出自然天籟

大師河原觀桃花次三島中洲韻  
雨後晴山映彩霞。南郊恰好命吟車。仙洞漸近禽巖

靜一路春風萬樹花。

閒居雜詠

細雨春淡蕩。輕風柳色侵。鳥過山有影。花落水無音。  
酒對知己酌。詩從解人吟。研朱點周易。始悟造化心。

其二

初夏宛仙鄉。薰風新綠香。纈衣換尊酒。一醉著輕裳。  
偶倩橐馱去。脩理數尺牆。赤松狎黃石。梨花擁海棠。  
移竹迎素月。添梧避日光。相謹種芍藥。聊富養花王。  
魚躍兒知雨。鳥過客到房。小園日成趣。盤桓意味長。  
四時皆可愛。夏氣殊清涼。早起手書立。嵐露滴縹緗。

中洲曰名聯有杜調

思千

三編卷之四

三五

詩文欣賞書樓

枕山曰自得第一首之體

又曰非抱一之畫則不能寫此詩境也

又曰結句出於人意之表而通首奇古似水經註

又曰五山堂詩話中第一等佳絕

兩國橋觀煙火戲

輕舟一葉過長橋。風涌江心涼氣饒。西郭未收炎日  
 盡。礮聲先已響遙霄。  
 萬點球燈夾岸紅。江南六月富清風。家舡迷水夜將  
 半。人在銀龍大矯中。  
 一塊朱丸碎萬星。清風洗熱幾涼舸。迸波火鼠凌潮  
 去。要倩酈元裨水經。  
 電光霹靂掣長空。現出吳宮與漢宮。江上無船無妓  
 載。不知是水是涼風。

書懷

春山曰排鼻錯綠奇氣通韓蘇

秋溪曰一氣呵成豪宕激昂榻傍不容他人軒睡

嗟我不能為虞楮顏柳矯健驚人之字。又不能作李  
 杜韓白奇偉壓世之詩。何況屈莊馬班大手筆。三舉  
 三黜分所宜。功名富貴身隔絕。呼馬呼牛復何說。少  
 年俠行多數奇。老來疎放人不屑。朋友酒間嘲拙書。  
 知交茶話罵頑愚。朝罵兩忘心如水。爾自為爾予為  
 予。閒園日成趣。紫白等閒度。好讀絕交論。前賢亦同  
 痼。嗚呼善詩善書世多人。紙上雲烟未足珍。一枝秃  
 筆一尊酒。人爵雖屈天爵伸。君不見二酉緗囊五車  
 笥。自負胸中別天地。

恕軒文鈔三編刻成因題其後

學海曰前二句在他人是閑話在吾兄是實境

毀譽得失漫紛紜。僅免醉生夢死群。五十無聞吾亦愧。咄嗟彫得百篇文。

小山春山評文章百篇。傳于不朽。視之生極顯榮。死則身名艸露者。孰得孰失。知者必有所擇矣。

恕軒文鈔三編補遺 終

畫如好文動之編後  
山山多法隨筆之快  
可教然之挽法之妙  
三編之編法之利折  
是吾友作之文如之

忠千文少 三編跋 行六次台直字書樓

48-13687

第也之也之文光也  
 聖之為也聖之為也  
 且采不厚生之乃忠言  
 今之山其宗之其造極  
 名之輝字之宗輝之其

之即物極之其或也  
 宗之祥瑞如之也  
 之也運之也如也  
 之也中之也祥之也  
 可及之編也其也

大車文金  
三編  
吉田久兵衛

吉田久兵衛

吉田久兵衛



明治二十一年十二月廿六日印刷  
同 年十二月廿七日出版  
同 二十二年一月八日版權所有

著述并出版人

東京市小石川區大和町十二番地

信夫

榮



東京市小石川區大門町廿五番地

發賣所 鴈金屋 青山清吉

東京市淺草區北東仲町五番地

發賣所 淺倉屋 吉田久兵衛

010190527242



